

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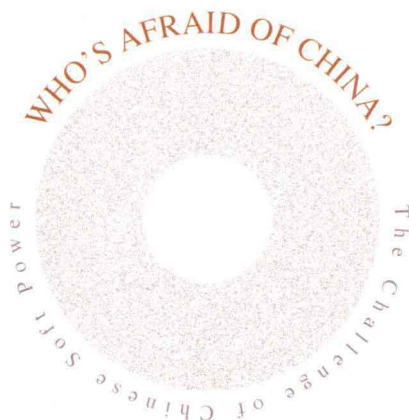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

中国软实力

谁在害怕中国

[美] 迈克尔·巴尔 (Michael Barr) 著

石竹芳 译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
研究中心主任

阎学通

清华大学教授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联袂推荐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中国软实力

谁在害怕中国

[美] 迈克尔·巴尔 (Michael Barr) ◎著

石竹芳◎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 / (美) 巴尔著；石竹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

书名原文：Who'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

ISBN 978-7-5086-4059-4

I. 中… II. ①巴… ②石… III. 综合国力－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21034 号

Copyright © 2011 by Michael Barr

Who'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Zed Books Ltd. 7 Cynthia Street
London &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

著 者：[美] 迈克尔·巴尔

译 者：石竹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5 字 数：10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055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059-4 / D · 26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推荐序一 WHO'S AFRAID
OF CHINA?

了解胜金，理解万岁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 21 世纪头 10 年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西方“乐队”经常奏出很不协调的“交响乐”——“中国威胁论”。中国的迅速发展，没靠对外扩张，没靠对外掠夺，没靠强权政治，但是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壮大都是可怕的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成了常被放大的话题。“中国威胁论”究竟是怎样

产生的？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世界各国学界、政界、商界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者有之，曲解者偏见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亦有之。在众多议论中，英国学者迈克尔·巴尔的新著《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值得一读。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开卷有益”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因为只要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不仅反映真理的书读来有益，反映谬误的书读来也是有益的。我说迈克尔·巴尔的书“值得一读”，并不是从非真理即谬误这样简单的逻辑出发，而是另有原因的。该书的作者迈克尔·巴尔是一位具有英国、美国、埃及和中国生活经历的外国学者，他的书可以引导我们从某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世界。该书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领域（发展模式、软实力和民族中心主义），运用哲理思维，依据大量素材，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本质的虚妄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书所引用的素材都有根有据有出处，但其中有些素材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由于缺少足够的事实进行分析比较，难免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其中有些判断容易引起争议。但总体来看，该书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在我看来，该书至少有以下观点

值得关注。

一、西方对中国观察的视角往往源于自身的需要。该书写道：“古往今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起码对西方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既受到中国的影响，也受到本国国内因素的影响。18 世纪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侧重于其良好的政治体制、考试制度和法律制度。然而，此后不到 100 年的时间，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中国由于没能跟上经济现代化的潮流而日渐衰落。于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与清朝时期（1644~1911）中国的变化关系不大。例如，早在 18 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模式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国内进行革命。我们会发现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上述观点都有史实为依据。作者的潜台词是，看中国什么，主要取决于看者所需。

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现在已经不够自信。该书写道：“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威胁真实与否无关。所以，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与中国的情况有关。这么看来，‘中国恐惧’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

本身……中国似乎触动了西方的敏感神经，不是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对他国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中国的举动反映了西方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以及对自身合理性和政府权力范围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态度不一致甚至害怕中国，这实际上都是自身道德困惑的表现……人们对中国的想象又太过匮乏……（中国被指控的罪名）背后的价值观都是西方珍视并追求的价值观：积累财富、保障工作机会和争取妇女权利等。从很多方面来讲，中国将西方模式和自己的模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更好的发展模式。因此，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发起了一个新的游戏，而是中国在西方的游戏里打败了西方。”该书还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优点的一段话，从正面揭示了美国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失落感：“我赞扬中国并不是想模仿其体制，而是因为我担心我们自己的体制。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无力去做好一些事情，我们倾向于用过于理想化的渴望的眼神看中国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能耐，把我们怀念的一些东西寄托在他们身上——‘乐观进取’、‘说到做到’、‘众志成城’和‘不顾一切’的态度，这些态度曾经让我们建起了高速公路和水坝，并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接下来，作者直言不

讳地写道：“仔细想想每一个‘威胁’出现的情境就会发现，恐惧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同样的诉求，在同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夺影响力，却在同一场游戏中‘打败’了西方国家……西方害怕中国提出中国视角，反映了西方国家自身的无能为力。不然，中国视角只不过是可选项，不会构成威胁。”更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作者下面的话：“即使中国现在变成了民主化的国家，它还是会被视为威胁。自由和民主并不能让中国摘下‘野心勃勃的异域他者’的帽子，在这些人眼中，中国还是那个抢走别人饭碗、污染地球、对人类身份这一最要紧的‘软’区域构成挑战的威胁。”

三、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源于西方所处的环境。该书先从一般的哲理切入，写道：“人们的认知也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一事物若要引发人们的恐惧，那么它出现的环境就必须让人觉得可怕。恐惧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开始质疑其长期持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的优越性。”接着，该书具体谈到了西方所面临的几个环境变化的典型例子：“这场身份危机背后有几个原因：宗教权威和神学世界观日渐衰落，解读和干预生命形式的科学能力越来越强大；通信网络系统不断发展；家庭

结构和性别角色发生了改变；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连锁效应等等。但是显而易见，造成西方当前心神不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和凝聚力。”面对这种环境变化，美国 and 欧洲会如何合力应对呢？该书认为：“西方人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会如何影响西方对重要国际问题的回应，包括像中国崛起这样的大问题。”于是一些西方人感到慌乱和恐惧。

四、西方政客强化了民众对中国的恐惧氛围。该书认为，西方社会面临重大威胁时，政府和政客们必须有所表现：“所以在应对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会引发恐慌的危机时，政府必须把情况解释清楚。但这样做反而会加剧人们的恐惧，因为国家在解释自己行为合理性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危机，这本身就会制造恐惧。为了让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更合理，政客有时还会夸大其词，在中国问题上就是如此……外界恐惧中国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绝对不能置民众安危于不顾，但政客们也绝对不应该为了作秀而“夸大其词”，何况是莫须有的“威胁”。该书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女政客——美国副总统的妻子琳恩·切尼（Lynne Cheney）。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在小布什政府召开美国21世纪国家安

全委员会会议时，她声称中国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美国不久之后就会和中国兵戎相见。美国 21 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一加里·哈特（Gary Hart）说：“我相信，要不是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和中国对决了。”该书公允地评论道：“如果当时真的开战，那也不是由中国的意图、做法和威胁造成的，而是新政府上台后的种种假想在作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A·卡普（Robert A. Kapp）也表示，他从未见过美国政客这般明目张胆地利用中国：“在竞选后期，如此多的美国地区将同一个国家列为攻击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博弈，我觉得这很可悲也很卑劣。”

五、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肆意散布是“中国威胁论”被放大的重要原因。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作者又列举了一个借恶意炒作种族主义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例子。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越来越重要，占中国人口 90% 还多的汉族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凝聚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汉族将通过战略联盟、积极的贸易政策和同化国内少数民族来维持它的主导地位。相反，西方民族没有那么团结，组织上更加分散，所以正在渐渐失势……汉族

已经成为部落的超级首领，它将其他族群——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当作一个庞大的半殖民地外缘。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如果汉族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次等’文化部落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能办到。”对西方来说，这样的中国实在令人不安。2010年10月，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民间组织“公民反对政府浪费”利用了人们对中国科技实力和人口规模的恐惧，制作并播出一部“中国教授和学生”显然“对奴役美国人的这个想法都感到非常高兴”的广告片。该书公正地指出：“事实上，为了消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采取了5 86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该广告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六、国际上某些人滥用“软实力”概念，造成对中国的误解和曲解。该书列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美国记者乔舒亚·库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他写道：“软实力已经变味了……对中国人来说，软实力指除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所有事物，不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共外交，还包括援助和投资等更具有强迫性的经济外交手段。”他认为中国极大地扩展了软实力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约瑟夫·奈给出的原本定义。该书严肃地指出乔舒亚·库兰茨克的错

误：“他的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原因有两个。第一，尽管市面上有很多关于软实力的中文著作……但库兰茨克在做出上述论断时并没有引用参考文献。在中国，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在广泛使用软实力，因此软实力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如果说中国人把具有强迫性的经济措施纳入软实力的范畴，从而重新定义了软实力，那就有点儿过激了。第二，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如果有人试图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归为一类，将强迫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那么软实力这个概念就会严重受损，以至于没有研究分析的价值。那我们就不禁要问：把权力进行分类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库兰茨克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该书还援引了一份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源自它的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中国在东南亚不断施展软实力——文化、外交、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等非军事收买手段——已经对美国外交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该书指出，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软实力的含义被修改了——收买成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但严格来说，这些都不属于软实力的范畴”。这些评论反映出迈克尔·巴尔对软实力本质的准确理解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他指出：“尽管中国许多评论家忠实于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

和理解，但还是有所不同：对中国来说，软实力并不局限于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内施展软实力也同等重要。”该书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先贤对“软实力”的理解和运用。他谈到了孟子“仁者无敌”的软实力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爱人而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他也谈到了孙武的软实力战略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还谈到了孔子的软实力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引用既表明了迈克尔·巴尔对软实力的深刻理解，也表明其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推崇。

还应该看到的是，迈克尔·巴尔肯定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正当性。他说：“孔子学院比国家形象宣传片和媒体网络更能体现中国崛起。通过开设孔子学院（课堂），中国可以教外国人——常常是孩子——说汉语……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受益于硬实力的增强，但并不是其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重视软实力是出于国内外

的双重考虑。中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积极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是因为中国希望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升发展潜力。”

七、主张公正地看待中西方的政治优劣。该书认为：“贴标签（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自由的）的做法不仅会使人们无视中国存在的自由之处，也会忽略西方自由受到威胁的可能性……自由主义总是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公开透明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的弱点。”该书强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优越之处：“美国人的话语里充满了对教化使命的强烈信念：‘山巅之城’或者‘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很多美国人都真的相信，美国的政治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有中国人深信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普世价值。早期的清教徒认为建立美国是上帝的旨意，定居者因为与神立约，所以都是上帝的选民。这些自我认识常常得到伪科学的支持，例如达尔文认为‘美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和美国人的高尚品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巴尔建议西方不要恐惧，而要把中国作为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他说，面对中国这面镜子，“照镜子的人不同，自省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印度或许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美国、欧洲甚至日本或许想起了自己丧失的权力。这些‘映

象’准不准确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暴露了那些隐藏在集体无意识里的希望和恐惧。”

八、肯定“北京共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该书指出，这个说法本身也不是中国首创的，而是由美国评论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言外之意，并非中国自己搞出个“共识”来跟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较劲，而是美国人搞出来的，然后又紧盯着不放。“中国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11%，超过 5 亿人口成功脱贫。识字率从 1982 年的 66% 提高到 2008 年的 94%。婴儿死亡率在 1990~2005 年下降了近 40%，1970 年每千名活产婴儿就要死亡 80 例，而到了 2008 年则降至 17 例。同期，电话使用率增长了 94 倍还多，达到 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每年增长约 18%，而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为 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 2010 年约有 2 万亿美元。”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则社论中写道：“一党专政固然有其缺陷，但是，当它是由一个相对开明的群体领导时——比如现在的中国——一党专政同样具备强大的优势。单一政党能够强力推行那些在政治上存在难度但的确有利于社会在 21 世纪向前发展的重要政策。”该书又提及自由

撰稿人萨拉·莱茜（Sarah Lacy）就她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经历发表的评论：中国高效的“办事”能力是他们这些外籍人士在会议上反复讨论的主题。她还坦率地指出：“在西方，太过亲华会被鄙视，所以人们不太愿意公开地表示自己亲华。但有很多商人，他们羡慕中国的办事效率，就在他们的领导层还在为医疗改革争论不休、玩党派斗争游戏、进行没完没了的选举活动并浪费时间装腔作势时，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当然，迈克尔·巴尔在肯定中国成功的同时，也不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北京共识的弊端，比如贪污成风、地区间商业竞争残酷、扰乱市场秩序、缺乏言论自由、收入差距扩大、享受不到社会福利的农村地区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及现在才开始着手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

九、充分肯定中国媒体建设的成就。该书详细地列举了中国媒体的发展势头：1978年，中国每100人有不到一台电视机，不到1000万人有电视看。到了2003年，每100人中有35人拥有电视机，超过10亿中国人能看上电视。中央电视台（CCTV）于1958年正式开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仍只在晚间播出节目。如今，中央电视台有16个全国性频道，一天24小时节目不断。此外，它还开启了

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媒体攻势。同样，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目前在世界各地有 100 多个分社。早在 2010 年初，中国媒体就加快了发展步伐。首先，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推出了 24 小时环球英语电视新闻台，接着又开通了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CNTV 还主办了一个面向世界近百个国家的网站，而 CNC 则推出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语种的新闻、商业和生活类节目。此外，已有 10 年之久的 CCTV-9 英语频道改名为 CCTV News，100 多个国家都可以收看该频道的节目。2010 年中国领先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英国创办了周刊。该报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2009 年，中国推出了《环球时报》英文版和英文环球网。该报旨在“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良好形象”，是对《人民日报》的有效补充，目前发行量超过 100 万份。《人民日报》目前有阿拉伯语、俄语、法语、日语、英语和西班牙语 6 个外语版本，发行量达 300 万份。据纽约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统计，《人民日报》已经跻身全球最佳品牌 500 强。在广播方面，中国也试图大展拳脚。就在美国广播公司衰落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稳步增加其短波频率。2000 年，中国有 152 个短波频率，而美国有